

谭元亨 著

苍茫三部曲

醉汉的风·放逐·最后一名精神囚犯 卷9

ZUIHANDEFENG FANGZHU ZUIHOUYIMINGJINGSHENQIUFAN

谭元亨文集 Tanyuanhengwenji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CHANGJIANG WENYI CHUBANSHE

谭元亨文集 Tanyuanhengwenji

苍茫三部曲

醉汉的风·放逐·最后一名精神囚犯 卷⑨

谭元亨 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谭元亨文集·卷 9/谭元亨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1.1

(谭元亨文集)

ISBN 978-7-5354-4541-4

I. 谭… II. 谭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8039 号

责任编辑:黄海阔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贺 凯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027-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890 毫米×1280 毫米 1/32

印张:13.625 插页:1

版次: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53 千字

定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醉汉似的风 1

放 逐 127

最后一名“精神囚犯” 367

醉汉似的风

ZUIHANSHIDEFENG
ZUIHANSHIDEFENG



上 篇

——还回这个地方干什么？多少人走的时候可是连头也不回的……

又是春天了。

原野上的早春，像情窦初开的小姑娘，野性十足，赤着脚，神经质地乱跑一气。那凌乱的足迹，便是东一簇、西一丛的嫩草、野花，青青的，红红的，湿湿的，迷乱人眼——这妩媚而又让人不可捉摸的季节。

机耕道上、田塍上，净是烂泥浆和一串串的雨水。陷在淤泥里的手扶拖拉机，困倦不堪地吼叫着、挣扎着，蹦跶几下，把机手溅得一身泥点，活像一头金钱豹。上学去的娃娃们，一不小心就让套鞋吸在烂泥里，穿着袜子的脚踩进冰凉的春水里，也“唔唔哑哑”地叫嚷起来……可不，什么都变野了，车子开得东倒西歪，人也颠三倒四。这都是春天在撩拨着、挑逗着，带着新鲜而又让人烦恼的气息。

是了，春天的风，就像醉汉一样，打着唿哨，踉踉跄跄地扑来了，不时摇动着树枝，不时撷弄着花草，在小河上卷起几个波纹，在田畴上缀几株小芽。它东跑西颠的，没有个方向，也没有个节奏感。嘿，那古老的、旧式的筒式水车，也让它搅得骨碌碌直转，只可惜那

清清的水，大都洒在架得老高的水道外面了——白费力气！不，它有的是力气，用不完，此时，它又去撵山坡上撒欢的牛犊去了。

一台红脑壳的大拖拉机开来了，它摇摇晃晃，颠个不休，也似醉汉一样。不该是得意的，在嘲笑陷在泥水里的机车吧，要让它陷住可没那么容易。可它停下来了，该不是为前面的大水坑吧？不，是有人从驾驶楼里跳出来了。

这准是搭乘顺路车的。这路上，有解放牌汽车，也有嘎斯汽车，干吗不搭？拦不住吗？不，下来的人对所有的车辆都熟悉。没说的，只是自己找罪受。跳下来便捂了几下脑门，又拍了几下屁股。尝过坐拖拉机的味吗？头上不磕几个包，屁股不颠开两瓣，这才怪呢。

“多谢了。”颠痛了还得谢。

“哪来的客气？一谢就见外了。”拖拉机手嘲笑起客人了。

“可也是。”

“干什么要回这个地方？好多人走的时候连头都不回一下……我要走得脱连床上的板子都要烧了，不留下自己任何一点！”

来客还是那句话：“可也是。”

“大概日子混得不赖，上这里来抖伸抖伸吧？”拖拉机手打量来客一眼，“也有这样的人，可这号人没意思透了！给我们看吗？刺激刺激那些管教吗？人家才不当回事呢，拍拍你的肩膀，还得刺上两句，‘怎样，到底改造好了，上外面混出个人样来了！’这不分明说你过去不是人！穿得个花里胡哨，夹克、呢子大衣、西装、包菜脑壳……”

来客没在乎对方的挖苦，仍是那句话：

“可也是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也不为这个来。可来干什么？这里有什么可留恋的，再来洒几把眼泪，哭出血来？再挖开封口的疮疤，痛得不够？犯神经病还是怎的……别又可也是……”

来客这才仰起脸来，似笑非笑，回答道：

“我想来喝几盅。”

“噢，是来还愿的？”拖拉机手大惑不解，“可也不必再来这个地

方。留下的，没一个像你这么干净利索的，谁来陪你？别来讨没趣了。”

“你不明白。”

“不明白？这是什么地方，人生能有的磨炼，这里占全了。全成了粉末，金刚石也得磨成粉末，你还没受够？”

“不，够了。你干吗老往这上面扯？”

“不该来的，你呀。”

“也许……是鬼使神差吧。”

来客有点失神地站在泥水里。

拖拉机手搭不上话了，发出一阵叹息；从机头的管子里吐出一阵黑烟，拖拉机也突突地叹息着开动了。

来客跳到了路边，可那泥水仍然溅满了他的下半身。

他没穿夹克、西装，抑或呢子大衣，更没留包菜头。拖拉机手的指责、嘲弄、揣测，都落不到他的身上。可他为什么而来呢？为了酒吗？他准是喝醉了，不过，拖拉机颠了几个小时，也该颠醒了吧？

他趑趄趑趄地往前走着，不知是泥浆陷住了他的脚，让他走不稳当，还是心思乱了。

前面，就是他曾度过整整八个年头的劳改农场——兰江茶场。

醉汉似的风，打着唿哨，踉踉跄跄地陪他前行。

——过去四年了，才得知当日的临别赠言，是何等不得体，才懂得那双充满哀怨的眼睛……

已经整整四年了。

四年前，也是这样一个早春。风，也如同四处乱荡的醉汉，打着唿哨，踉踉跄跄地围着原野、山冈和人在转悠。小草漫遍了田塍、道旁，野花到处开放……在泥泞的春水里，他拔出了一次又一次被陷住的脚，身子愈来愈变得轻松了，心，第一次觉得年轻了。

就在这里，他跳下拖拉机的地方，他和送到最后的一对年轻夫妇道别了。小车司机再通人性，却也不耐烦这送出四五里地的差事，让

小车跟人走出四五里地，人仍不上车，有这号事吗？小车停下来，便是催他上车了。送行中的年轻女人，知道分别的时刻到了，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，扑到了他的怀里——就当着丈夫的面，泪如雨下：“路叔叔……可别忘了我们呀！”

连小车司机也看呆了。因为她的丈夫非但没有反感，居然也一并扑到这位“路叔叔”的怀里，嚎啕大哭起来：“没有了你……我们怎么过呀？！”

而他——这位路叔叔，论年龄，恐怕只大十来岁吧。如果不是多年的折磨，打击，恐怕还会显得更年轻一点，当时，他对这对夫妻临别的话语不甚了解。到底是心境不同，他是平反回去的。而那位丈夫，却是刑满就业，当妻子的，虽说也雪了冤，可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”，她也只能留在这个地方了。她怕被人遗忘，而丈夫却怕的是被人遗弃。

“应该高兴呀……过去，那样的日子都过来了，今后，只会有好日子，不要说这些丧气话。”

如今，回想这么一段临别赠言，该是多么不合时宜，多么不得体呀！只顾想自己的日子，却不理解他人的心境。人与人，也许只有在同一处境下心才是相通的；处境一有了差异，心马上就陌生了。自然是出自好心，抚慰这对年轻人，可今天，却得为此感到羞愧，为这非同一般的、似无指摘的话感到羞愧。他仿佛看到女子那双哀怨的、不为人所理解的眼睛，这是一对亚热带女子的大眼睛，从不会隐藏下任何感情，什么都是强烈的，强烈得可以攫住别人的心。

也许，今天，他正是为了那句抱愧的话，为了这样一双哀怨的大眼睛而回来的。

四年了，在他是怎样的四年呀！一切，并不是他所预言的。他安慰别人，却欺骗了自己。是好起来了，可好得多么艰难！有多少希望，就有差不多相等的失望；有多少辉煌的光焰，就有几乎与之相匹敌的昏暗。可毕竟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搏击，去奔走，去争取，去获得，才好不容易赢得一片赤诚的天地。人们理解他了，现在，人们又需要他的理解了……四年了，这四年中，他见到过去八年中无法见到

面的许多亲人、朋友，然而，仍有那么多人不可能见到的，包括一同共过患难的知己。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越得过来的，有的，甚至在刚刚见到曙光时就合上了双眼，永远合上了，还来不及承受阳光的爱抚。他当研究生时的导师，就是在他出狱后赶去的途中去世的，只差那么几个小时。死了，面部的表情仍是那么难以平静，叫人无法遗忘。盼望见到他的人没能见到，而不想见的，却从四面八方跑来了；谄媚、阿谀、奉迎，无休无止；伴随而来的，自然还有谣啄、诋毁、居心叵测的“熊的拥抱”，几乎摆脱不开的纠缠，逼你就范的网络……这都是与当日的美梦相邀而至的。四十来岁的人了，居然又一次发现自己太幼稚了，受尽了人间的磨难，仍那么幼稚。

这是怎样的四年啊——比八年还要漫长个几倍。

四年来，他几乎无暇顾及到这个地方——坑坑洼洼的机耕道、泥泞的田塍，墙垣上剥落了石灰，变得斑驳陆离的岗楼，脸上永远抹有青灰的人们——犯人或曾是犯人的。这里，剥夺了他所余不多的全部青春岁月，埋葬了他一生中只有过一次的、纯真的爱情——唉，该忘个干干净净才是！可偏偏忘不了。

都是为那几句话，为那双哀怨的大眼睛吗？这么些年来，他没有给他们写信，他们自然也不曾有信给他——不知道他的地址，他事实上也更更换了好几个地方，有所建树，也有败绩，不曾安定过。平平庸庸，说不定就在一个地方扎下来了，再慢慢地在记忆中寻觅故人了，可他没有这个机会。不过，从这里出去的人也有找到他的，见面，少不了要讲到这对小夫妻，讲到他们如今的日子如何不如意。不是缺什么吃的、用的，这不会了，茶场边上的农民们都是发家致富的好手，即使龙没水，他们也不会饿的，也不会裸着——不像逝去的岁月。可不如意，这包含有多么广、多么深的内容呀！听到这，他的心就发酸了，就想起小夫妻临别时的怨尤，这该是自己的过失吧！

他想写封信去，问候一下。因为来访者总是说不清这个“不如意”。可信又能说得清吗？终于又搁笔了。

信没写成，人却去成了。也好，给个出其不意吧，让他们当面骂上两句才解怨。不过，他，不该是为这个而来的。当年，小夫妻们把

他送出那么远，才讲那么两句费解的话，本是该让他听明白的。要不，干吗要远避欢送的人群，远避喧闹的锣鼓声、爆竹声，远避那些满口恭贺、庆祝词藻的管教干部以及艳羡的就业人员呢……

隔了四年，来到这个路口，才算理解了人家，唉，迟了……

——我说你会回来的，你是个知情知义的好汉子！

只没料到这个时候回……

思索中走完了当日送别走过的四五里地。迎来了人群的骚动和喧闹声，还有小叫驴的欢叫——不知是哪年哪月，这种廉价的劳动力，从北方来到了南方，黔之驴不再为小老虎所欺了。是了，当年，远处苍茫的群山，有过华南虎出没，如今，早已绝迹了，这才有了小叫驴的势力范围。它该是属于动物中第三世界的。

要辨认当日的场部，还得费一番功夫。因为当日的街道十分空旷，白天黑夜，没几个人行走。犯人们是没有多少自由的，公民们上街的也不多，因为没什么可买的。那时，你闭上眼睛也不会走失。无非是几条交叉的马路、过道，几幢一般格局的房屋。如今可不行了，大街上净是大摊子、小货亭，把所有空敞之处、昏昏晃晃全占去了。用尼龙绳挂起的各式衣装，密密挤挤，红红绿绿，更把你的视野全挡住。贵至呢子大衣、航空服，贱至论两论斤秤的尼龙袜子尼龙布，可谓韩湘子的货郎担——样样皆有。吃碗小饮也不错，远远就闻得到各种香味，狗肉、猪脚、猪血，还有麻油、香葱……色彩、香味，把昔日记忆中的场部全淹没了。这该是好事，日子是在好起来了，不顾一切地好起来了，连这荒僻的地方也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。

他有点欣慰，却又有点茫然。四周，竟然都是陌生人，他们该是四乡的农民、远道而来的个体作业者。可也该有本场部的人呀！似乎售货的比来往的顾客还多……他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焦灼。是呀，上这里来，该找什么人呢？那一对由自己亲自撮合的年轻夫妇，他们能在这呢？决不会还住在围墙里面了。诚然，一些劳改营已经改作了住宅区，围墙依旧，岗楼上却不会有哨兵。因此，围墙也大可不必当作

围墙看待。得想个法子打听打听。

找场部的干部吗？人事沧桑，恐早已更换过了。再说，内心有一种本能的隔膜感，尽管深知他们那些人当日声色俱厉也犯不上见怪，尤其是今日自己已居高临下，更需宽容。但是……说不清的，不如去找当日的囚犯亲切，不管是平反、甄别或已满刑的，都一样。

先吃一点什么，稳定一下情绪。

他走到小担边上，往口袋里掏钱，真糟，全是五元十元一张的，出来时，不知为什么，净拣大张的拿……舀着热气腾腾的猪血，忙着加调料的货郎，见状，朗声笑了：“不要紧，找得开，别说麻老五，工农兵也行。”

他正要把钱递出去，忽然感到肩膀上落下了一只手，分量不轻。

“不像话，不像话，来到这里还有在街上寻吃的，不辱没了我们的老脸吗？”

回头，是一位老者，头发全白了。

“不认得啦？贵人多忘事呀！”老者又说。

“不，不，认得，认得！”他挥动了一下右胳膊，“不认得的话，它又该搭拉下去了——那连我也向阎家五爷报到了。”

老者反不好意思了：“不足挂齿，不足挂齿……走吧，上我那里喝上两盅，兰江大曲你还没来过一回痛快的。”

小货郎倒也开通，把碗猪血倒回锅里了，“去吧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有空再来我这里少坐。”

“下回来，下回来。”老者略表歉意，不知是对来客说的，还是对货郎说的，已捉起来客的胳膊，往前推搡了，出奇的有力气。

“吉老伯，你还这么健壮！”

“老了，雪山盖顶，半截入土了！”被叫作吉老伯的连连摆手，“哪比得上你，正是红日头出山，好日子在后头……”

来客瞥了他一眼：“你听说什么了？”

“山野之人，耳目闭塞，能知道什么？我不过会掐会算罢了。”吉老伯揶揄道。

来客会意地笑了。

穿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来到路侧的一栋红砖楼房下面。来客定睛一看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还住老地方呀？我都花了眼，怎么也找不着了，在街上少说也站了一刻多钟。”

也怪不得他，连这栋楼也变了，不说别人家，就拿吉老伯家来说，朝街开的窗口，也成了售货口，外面贴上广告，只有四个字：“自制香烟”，笔法娴熟，且有气势。不过，摆在窗台上的自制烟只有三五包，那是用报纸做的烟盒，折叠得棱角分明。

来客同老者进了屋，坐下了。老者果然摆上了一瓶兰江大曲，找来两只玻璃酒杯，满满地斟上：“喝！”

老太婆已端来了花生米、午餐肉什么的。

“我说你会回来的，你是个知情知义的好汉子，只没料到这个时候回来，正是你忙的时候……嗨嗨，忙里偷闲，这倒也是……喝吧，你该是回来还愿的。不过，如今你尝过的，即使不是八大十大名酒，也还有比这兰江大曲强的，现在尝，不是尝味，是还愿了……”吉老伯一喝上两口，便健谈多了，脸上也不显得那么苍老，皱纹都让脸上的红光掩去了。

来客摇了摇头，猛地喝下了一盅，脸上一下子涌上了红潮：“还是兰江的水甜……美不美，故乡水，这里虽不是故乡，可也过了一段不寻常的生活……”

“不去说这些了，老人靠怀旧度日，可你还年轻。说一说，这些年，你干些什么吧……”吉老伯诡谲地眯着眼睛。

“干什么？说不清的。先是在学院里，写了几篇论文，评了职称；后来，搞点社会调查，研究研究政策，少不了忙手中的笔……我都有点埋怨你。如果当初你不是那么成功地把我的右手接好，我今天就不会这么忙得不亦乐乎，连点清闲也找不到……祸兮，福兮？”

“你说得好像喝蛋汤。”吉老伯不禁有点惊讶。

“不这样，行吗？断了手，想哭，却笑了出来。说起痛楚之处，不得不显得轻松点。干吗让人跟你一道去痛苦？一个人就够受了。”

“你还是让我像过去一样爱吃惊……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干什么吗？知道的。自讨苦吃，惹火烧身，还没有看破……”

“不，我恰恰看破了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看破了。”

“看破了，就该像我这样，洗手不干，每天切点烟丝，喷点香精，再喷点酒，弄点自制烟，不在乎多，只要不饿肚皮就行了。荣华富贵、高官厚禄，都是过眼云烟，干吗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？”

来客站了起来，这回，轮到他有惊了：“原来是你在做自制烟，我还以为是你的老伴儿呢……这……”

“这有什么不好？稳稳当当，不担什么风险，行医么？我们这号人，万一有个闪失，不，这也不会，只是明明治不好的，死了，还得怪罪到头上，本来已不清不白。你去医治社会，就更危险了。弄不好，半天云里栽下来，身败名裂。你比我见得……如今，不是改革吗？他下台，你上台，都乌鸡眼一样。乱世须良医，你是良医？”

“可你是呀，你应该……”

来客噎住了。

老者却不搭理他了，也许是他的积习，抓过一把切好的烟丝，可真精致，金黄金黄的，凭这，比广告胜过十倍。往上喷了一口酒，逗了一句“兰江大曲，本地水土”，便又拿过小小的喷嘴，洒上了香精。而后，站起来，在窗口下拿过滚烟的“机子”——其实是个开口的木匣子做的，一块卷起的小塑料布，当中一根小圆棍——同筷子差不多，便慢慢地把烟往上面铺，把刷过糨糊边的烟纸安在卷好的塑料布上，一推，卷好的烟支便滚下来了，两支连在一起，得剪断。他干得慢悠悠的，不时用手背按按鼻头，以免清鼻涕丢下来。同时，该是嗅嗅香料的浓淡，更显得称心如意了。那神态，那动作，不是分明在说，我这日子不过得挺自在，挺满足吗？

来客知道他。还是在六十年代初期，这位老者流落到此地，没有户籍，也没有介绍信。总之，身上任何说明身份的东西都没有，谁也不知道他从何而来，又有过怎样的一段历史。幸而困难时期，都自顾不暇，就让他住下了。他就专靠上山采点草药度日。直到“四清”年代，工作队寻根问底，他仍一字不说，便成了重大嫌疑犯，送进了

劳改场。怎么审，他也不说。末了，不知是哪位专案组长无师自通，认定他是山上隐藏下来的、血债累累的土匪，于是，给判了十八年徒刑。对此，他仍然不作任何申辩。文化大革命已经来了。因为他懂点草药，这才得个“土匪”的尊号。他也许是未可料及的吧！说不清不如什么也不说，这便成了他的处世哲学。在劳改队里，他过了花甲之年，居然还熬到了刑满没有死，这倒是个奇迹，所以有人认为他有养身之术。但他从不与队上的半吊子医务人员比个高低，一见医院便躲得远远的。可他待人接物，却分明有一定之规。待这位姓路的犯人，他总是淡淡如水。而待某些刑事犯，则避而远退……只有一次，老路发觉他这“土匪”不为其土匪了。那是一次批斗会，有位叫“老虾”的抢劫犯，为了邀功领赏，在给老路“坐”“喷气式”时，用力太猛，“叭”的一声，老路的右胳膊竟给折断了。开始还以为是脱臼，让医务所的混世魔王胡弄了几下，打了止痛针就算了。没想愈肿愈大，发烂流水了。于是又主张截肢，齐肩切掉。一个犯人，只能任他们胡弄了。不料这时，这位吉老伯竟站出来了，大言不惭地说：“把他交给我好了，手万万切不得！”那好，让你逞英雄吧，吃不了兜着走。

吉老伯把这位老路领走了，一路上，他竟骂出了口：“这班土匪，把人不当人！”

这话让老路听清了，大吃了一惊。因为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谁都确认吉老伯是土匪无疑了，可土匪口中会骂土匪，把土匪当贬义词吗？这其中分明有冤！

吉老伯果然身手不凡，没多久，竟把他的断臂治好了，又能提上个七八十斤。可他询问老伯的冤情，老伯仍然守口如瓶。直到他平反出狱，老伯竟不来送行，分明是不愿他问及冤情，不愿他为之申诉，甚至不愿听他一声劝……

只是不知他绝好的医术是怎么来的……

来客这回没再开口。他知道，劝也白搭，怎么说呢？老人对这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活已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见地，恐怕很难移易了。

他默默地拿过做烟盒的报纸——事先已裁好了，旁边有个小铁盒

子，把纸卡上去，再装上二十根烟，便可以糊好了，能糊得棱角分明。恰巧有个工人从这里路过，要买十盒，加上窗台上的，只有八盒，他便急忙帮助老人把两盒装好，送了出去。

“先赊上，过几天发饷给你。”

那工人走了。

老伯漫不经心。说真的，到时别人归不归账，在他并不在意。这自制烟很便宜，一盒才一角钱，对于在此地劳改、劳教的人来说，一月就那点生活费，能抽上这烟该是幸运了。看来，老伯仍有当日的侧隐之心。

“行了，有几盒摆上就够了，到时再要也来得及的。”老伯出乎意料之外地制止了来客的帮忙，用特异的目光瞥了瞥外面，这才问，“你总不是光为偷闲而来的吧？”

“哦，说不清了，反正，碰上场里的拖拉机，这就拖来了。”

“别云山雾罩的……不过，你也该去看看冉妮和乐水了，小两口正在闹离婚呢。”老伯目光炯炯地看着来客。

冉妮和乐水，正是当日由来客撮合的那对年轻夫妇，这消息不啻为一声霹雳，惊得来客目瞪口呆：“这可能吗？”

“这世上，什么事都是可能的。”老伯不动声色地说——他分明已经多少猜到老路的一点来意。七十来岁的人了，俗话说，眼里有毒，什么都看得出的，何况这小两口子与来客的关系不同一般呢。

来客垂下了头：“也可能。世上的事，总是真真假假的……”

“可也有弄假成真的。”

来客站起来了，他已在思索什么了。这消息，在他看来，渐渐又不那么可吃惊的了。他知道一些的——当然不是指离婚的事，不过，可以由此推测出来。

“本想留你的，看来留不住了——改日，我们再来痛饮一番吧。愿，总该得还的。”

老伯的语气很沉重。